

茅盾短篇小說集

茅盾短篇小說集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茅盾短篇小说集（上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6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 7/8 插页 5

1980年4月北京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250,000

书号 10019·2707

定价 2.30 元



作 者 像（1946年）

序

此书收了一些从前《茅盾文集》里没有收的东西。当时有些材料找不到，另一些则自己也忘记了。现在有机会和时间弄到一些旧杂志，翻阅之后，抄出了《文集》里未收的短篇小说、散文、杂记共若干篇，连同《文集》中已收的，编为两册，一为《短篇小说集》，一为《散文速写集》。如此，全则全矣，未免泥沙杂下，贻笑大方。但敝帚自珍，也有全面表现我的思想过程的意味。

《创造》是继《幻灭》、《动摇》、《追求》以后我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题材和风格上既和《幻灭》等不同，也和我以后所写的短篇小说不同。至于思想上，已经不象《幻灭》等三篇那样消沉悲观了。此篇的真正主人公不是君实，而是娴娴，虽然写娴娴只有不多几笔。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君实曾经按照自己的理想（一个继承着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然而又是解放了的女子），把旧娴娴改造，创造出一个新娴娴，然而当他创造成功之日却也就是他的理想失败之时。为什么他的“理想”失败了呢？因为解放了的思想是不能半途而止的，它要达到“解放”的最终点。娴娴的不辞而别（你说她终于和君实分离也可以），就象征着解放了的思想不能半途而止的意思。这个短篇小说表面上看来是谈妇女解放，但是远不止此，它谈到了中国的社会解放。遗憾的是：我当时的思想水平还不能就这一点写得更具体

而明朗，当然，即使是用象征的手法。

有些评论家认为《虹》表现了我的思想从消沉悲观转到积极乐观。我自己却以为《创造》才是我在写了《幻灭》等三篇以后第一次思想上的变化。

《耶稣之死》和《参孙的复仇》都取材于《旧约》，是对当时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诅咒并预言其没落；因为只有用这样的借喻，方能逃过国民党那时的文字检查。蒋介石自己是基督教徒，他的爪牙万万想不到人家会用《圣经》来骂蒋的。

《雨天杂写之二》讲的是佛教在中国的传布，特别是姚秦时代（后秦姚兴当国时）的一个故事，结语是：“这些故事，发生在‘大法之隆，于兹为盛’的时代，佛教虽盛极一时，真能潜心内典的和尚却有许多不自由。而且做不做和尚，也没有自由。”这一段话，画龙点睛，其矛头直指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员的命运。“真能潜心内典”暗指真能奉行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员，他们是要被蒋介石“逼令还俗”的；“做不做和尚，也没有自由”，指蒋家王朝当时在机关和学校搞的勒令集体入党。不过，现在的青年（或许中年）读者，对于这些史实，大概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借此机会点明：这篇《雨天杂写》大谈佛教的故事，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借古讽今。

最后，我知道中学教科书中选了《白杨礼赞》和《风景谈》作为教材；我愿推荐《雷雨前》和《沙滩上的足迹》；这两篇，也是象征意义的散文，但所象征者，和《白杨礼赞》与《风景谈》之所象征，时代不同，背景也不同，方法也不同。可以说，《白杨礼赞》等两篇只是把真人真地用象征手法来描写，而《雷雨前》等两篇是用象征的手法描写了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矛盾。同样，《神的灭亡》却是用北欧神话中神的劫难来象征蒋

家王朝的荒淫堕落及其不可挽救的必然灭亡。因此，我以为这一篇也适用于中学教材，而且让中学生懂得一点北欧神话，也是增加他们的知识之一道。希腊罗马神话，中国早就有多人介绍过，大家还熟悉，北欧神话似乎只有我在二十年代写过一本小书，成了冷门。

茅 盾 1979年8月23日，北京。

目 次

序	1
---------	---

第 一 辑 (1928—1930)

创造	3
一个女性	30
诗与散文	59
色盲	73
昙	113
陀螺	132
石碣	151
豹子头林冲	156
大泽乡	162

第 二 辑 (1931—1934)

喜剧	173
小巫	183
林家铺子	197
右第二章	237

春蚕	258
秋收	281
残冬	309
神的灭亡	328
当铺前	339
赛会	349
赵先生想不通	364
微波	373

第 三 辑

(1935—1937)

有志者	381
夏夜一点钟	400
第一个半天的工作	406
尚未成功	414
无题	434
拟《浪花》	454
搬的喜剧	462
大鼻子的故事	472
儿子开会去了	493
官舱里	499
送考	508
烟云	518
手的故事	555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597
水藻行	608

第 四 辑
(1941—1948)

某一天	627
耶稣之死	635
参孙的复仇	649
列那和吉地	657
虚惊	672
过封锁线	682
委屈	691
船上	705
报施	714
小圈圈里的人物	728
过年	743
一个够程度的人	767
惊蛰	786
一个理想碰了壁	795
春天	806

第一辑

(1928—1930)

创 造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斜了斜}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象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姍姍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象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片后衬了紫色

绸。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更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襟，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都卷作一团，极象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水纸，粉纸，小镜子，用过的车票，小银元，百货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宝石别针，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台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的姿势，异样地直立着。台灯的古铜座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侧着头，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妇女与政治》。

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这些木器，本来是漆的奶油色，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响得作怪，似乎就在楼下，——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他睁开倦眼，身体微微一动。浓郁的发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转过头去，看见夫人

还没醒，两颊绯红，象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象是些跳动的水珠。

——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实想，又打了个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来，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才又朦朦的象是睡着了。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其中有一个，此时还记得个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复闭了眼，回想那些梦，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

梦，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他自说，十五岁以后没有梦；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

“梦是不会没有的，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失了。”她常常这样说。

“你是多梦的；不但睡时有梦，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

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他自觉是意外；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不是遗忘。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讲。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轻轻放过；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

他轻快地吐了口气，再睁开眼来，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然后，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然后，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熟

睡的少妇，现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嫋嫋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有许多批评，在嫋嫋看来，简直是故意立异。嫋嫋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嫋嫋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这个论断，嫋嫋颇以为然；君实却绝对不承认，他心里暗恨李小姐，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昨天便借端发泄，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最使嫋嫋不快的，是这几句：

“……李小姐的行为，实在太象滑头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嫋嫋，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但要做实际活动——吓！主观上能力不够，客观上条件未备。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又说女子要独立，要社会地位，咳，少说些门面话罢！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社会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在月宫跳舞场！现在又说不满足于现状，要革命；咳，革命，这一向看厌了革命，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

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更使嫋嫋难受；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可是嫋嫋整整有半天纳闷。

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他爱他的夫人，现在也还是爱；然而他最爱的